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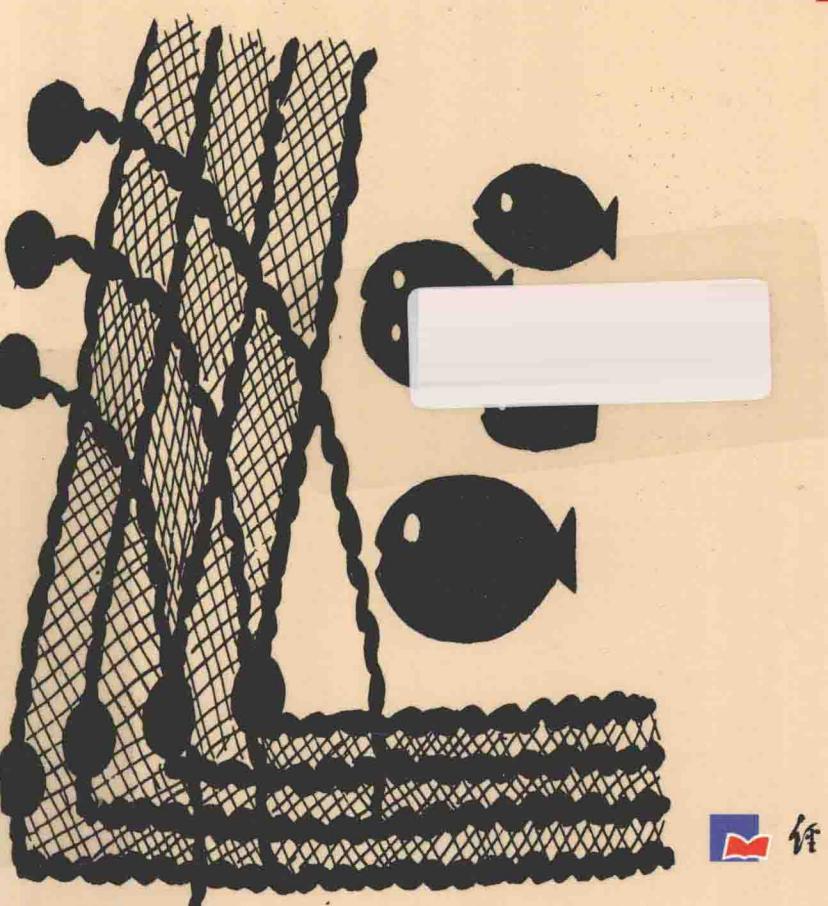
「财经·职场」主题征文大赛获奖作品

# 鱼市

YUSHI

符志平 著

# 市



经济日报 出版社

# 鱼 石

符志平◎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鱼石 / 符志平著. -- 北京 :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 - 7 - 80257 - 634 - 6

I. ①鱼… II. ①符…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6330 号

## 鱼 石

---

作 者	符志平
责任编辑	李清云
责任校对	韩会凡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内大街 65 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 话	编辑部 63543168 发行部 63516959
网 址	<a href="http://www.edpbook.com.cn">www.edpbook.com.cn</a>
E-mail	<a href="mailto:jjrb58@sina.com">jjrb58@sina.com</a>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7 - 634 - 6
定 价	28.00 元

---

# 目 录

引 子 .....	1
突遇车祸 .....	2
梦之罪过 .....	5
“信访”电话 .....	9
无奈之叹 .....	13
红顶商人 .....	18
管天管地管空气 .....	23
越洋电话 .....	29
桑拿密谈 .....	33
师妹代理 .....	37
韩信点兵 .....	41
傻大姐 .....	46
北大培训 .....	52
省院接人 .....	58
信访不信法 .....	64
三打哈 .....	72
暴力抗法 .....	78
同学聚会 .....	85
白 + 黑 .....	91
执行异议 .....	99
生日快乐 .....	110
KTV 笑论 .....	114
房事烦恼 .....	118
忐忑饭局 .....	124
温泉温情 .....	137
竞争副职 .....	140

重点汇报	143
亿万富翁请客	146
下不为例	151
鱼撞网	159
难得清闲	163
蜀江考察	166
仲裁对抗	169
百万“贿赂”	172
同学说情	175
探亲感慨	178
零地价背后	184
谢盛寒之死	187
第三种感情	200
棘手的案件	204
十佳法官辞职	213
结扎之痛	220
逃避执行	227
凡事有因果	237
拒绝表扬	242
同学转任	246
推心置腹	248
和解指标	251
实地考察	256
副业为主	260
茶园小学	262
刑庭履新	267
现实骨感	273
判决“有罪”	279
人间仙姑	282
错案追究	284
伊甸园	286
鱼化石	291

## 引 子

“爸，山那边是什么哩？”

“还是山呐。”

“那，那山，嗯，嗯……，再，再再那边呢？”

“是城市啊。”

“城市？好玩不？”

“几好玩呐，城市里啊，么得都有，冰棒啊，汽车啊，馆子啊，楼房老高老高，比那柳树还高哦，马路好宽好宽，点点儿泥巴都没得，城里人好洋气的，穿袜子，穿皮鞋，天天看电影哩。”

“那，那，我要去城里，逮冰棒，看电影，我最喜欢《小兵张嘎》。”

“好好读书哦，考上大学了，你就是逮国家粮的，不晒太阳，不淋雨，有工资，想逮冰棒就逮，想看电影就看，那日子，啧啧……。”

“我，我好想现在就去，爸，你就带我去看嘛。”

“咳，好远喽，你还小，城里还有好多拐子、水佬倌，好坏的，欺负乡下人。以后哇，你上大学了，当干部了，你就是城里人，尽你玩噢。”

“喔？那我以后当干部了，把那些坏家伙都抓起来，像张嘎子一样，砰，砰砰。”

“嗬！俺明仔，要当包公噢，好有志气哦，要得嘛，还要找个城里的乖媳妇儿，呵呵呵……”

## 突遇车祸

整个上午，李志明一直对着电脑忙碌，敲完这份执行报告，眼花、手酸、脖子痛，看时间，已 11: 58 了。

楼道里静悄悄的，大家早到单位食堂午餐去了。心想，这时候的食堂，肯定是排着几路长长的纵队，就像春运买火车票一样，熙熙攘攘的，不早不晚，有必要凑那个热闹么？索性在办公室再呆一会儿，等“春运”高峰过了再去吧。

摇了摇酸胀的脖子，起身走到茶几边。茶几上堆着一摞报纸，他弯下腰来，瞅了瞅，便习惯性地抽出《滨海晚报》，粗粗地扫了几眼，无聊，再翻，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片牵住了视线，远景是大海、沙滩、椰子树，近景是一个“波”涛汹涌的异国美女，棕色发亮的皮肤，白闪闪的牙齿，一只眼睛调皮地眯着，另一只睁得老大老大，那回眸一笑的妖精样，只要是正常的男人，都会产生无限的遐想。图片下有文字：

五一，滨海市将开通直飞到沙巴的国际航班，滨海青年旅行社推出首航旅游大优惠，五天双飞游，五星豪华宾馆，包机票、食宿仅 2980 元；首航欢迎您，给您一个惊喜的浪漫之旅……。

2980？就可以出国潇洒？李志明有些心动，这样的价格，只相当于国内新疆游的三分之一，实在很便宜。放下报纸，点上一支烟，琢磨着五一的假期怎么打发。

李志明从内地来到滨海，将近八年了，只去过香港、澳门，还没有踩过异国他乡的泥巴，更不用说与异国美女近距离接触了。当然，说到美女，他不过是有贼心没贼胆的 YY，只能在肚子里转转，是不能对老婆说的，能说的是“看风景”，就像单位领导在台上讲的“个人服从组织”一样，很冠冕，很堂皇，但实际上，领导就是“组织”，“组织”也是领导。

其实对李志明来说，要想出国可没有老婆王芳那么随意，不能

说走就走，因为他是一个公务人员，还必须报单位领导批准。

李志明的单位是滨海市中级法院，对因私出国有严格限制，平时护照、港澳通行证都由政治部保管。李志明常常觉得好笑，自己又不是什么局长、市长的，可以搞到大把银子，跑到国外搂着“小三”过安逸的日子，自己不过是一小小的法官，无财无势的，跑到国外能生存下去么？

何况，最近案件很多，案件材料都看不过来，哪有时间去看风景？还是等到退休后再说吧。但是到退休后，谁能保证还有四射的激情？可能就像《天下无贼》说的，有贼胆，但贼却没有了。

想起出国旅游这个事，主要是因为王芳和她几个姐妹，这些天正忙着策划旅游的行程。几个四十出头的女人，炒股发了点小财，看领导就不顺眼了，于是就炒了领导的鱿鱼。辞职后，便投入“砌筑长城”的事业之中，每天朝九晚十二点的，比上班还辛苦。

对滨海旅行社的这次首航活动，王芳她们第一时间已经得知，而且高度重视。上午大家电话沟通，达成了初步共识，晚上再聚到韩式的红粉餐馆开会商量，大家边吃边聊，充分发扬民主，差不多到了晚上十二点，终于定下了“财务保管、网上订团、车辆接送、摄影摄像”等等“重大”事项。于是，大家各就其位，各司其职。

由于要分别几天，晚上李志明与王芳进行了“零距离的接触”。都说“小别如新婚”，这“临别”与“小别”都是别，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天大清早，王芳就接到钟姐的电话，说还要再商量一下旅行的细节。于是大家又聚在王朝酒楼重新商议，一边啖早茶，一边闲扯，从沙巴聊到巴马，从酸奶又聊到二奶。如此反复，关于沙巴游的前奏曲终于落下了帷幕。

李志明笑着说：“呵呵，你们参加这个团，主要是图个便宜，但你们三番五次地大吃大喝，也差不多是新疆游的价格了，豆腐拌成肉价钱呐。”

王芳白了李志明一眼，说：“嘁，你懂个屁。”

与大多数女人一样，王芳总是干些抓芝麻丢西瓜的事，但老公不能点破，否则，你就是个“屁”。

由于报名报得早，她们成功地加入了首航旅行团。飞机出发的时间是早上 7: 30，回来的时间是晚上 12: 45，往返的时间很不方

便，这就是价格便宜的主要原因。

其实，除王芳的财力稍稍弱些外，其他几个姐妹都还算得上准富婆，平时也不在乎那一点钱，用不着图便宜赶什么首航游。

李志明调侃说，这么辛苦自己，就不在乎革命的本钱么？王芳并不理他，心情愉快地收拾行李。没办法，不论富人还是穷人，有便宜可占，总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五一”早晨 6:00，李志明就开车送王芳出发了，先去香山小区接钟姐，再顺道接小梦。由于是长假第一天，清晨马路上车辆稀少，人行道上也行人寥寥，只有路边的清洁工在打扫卫生。

快到香山小区时，李志明放慢了车速，突然，一辆捷达紧贴着他的车呼啸超过，吓了他一跳。捷达的车速差不多有 120 迈，短短的几秒钟，那车已蹿出了 200 多米。

李志明刚要骂娘，只见前面捷达“砰”的一声撞在路口的绿化带边。捷达车上有人伸出头观望了一下，缩回头后，捷达忽然向后倒退了几米，然后加速向前离去。李志明远远地看到，好像有人倒在绿化带边。

不好！捷达车撞到人了。渐近，李志明看见地上的人是长头发，应当是个女人。

他连忙叫王芳报警。王芳很紧张，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哆哆嗦嗦地拨号，先打了 119，然后又打了 120。不到十分钟，交警就赶到现场，随后救护车也“哇哇”地赶到了。

由于要赶飞机，李志明将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警察后，就急急忙忙去了香山小区。

接上钟姐她们后，王芳心有余悸地说了刚刚发生的车祸，一阵唏嘘，大家都很担心那女人的安危。直到机场，车上一路无语。

## 梦之罪过

第三天，《滨海日报》报道：5月1日早上6:20许，清洁工万云容被一辆捷达车撞成重伤，至今昏迷不醒。公安机关破案神速，当天已抓住驾车人。经查，这并不是一起交通意外事故，而是涉嫌故意杀人，有关后续情况将追踪报道。

看完这则报道，李志明惊出一身冷汗。原以为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没想到是故意杀人案，好像是小说里的情节。

王芳她们从沙巴回来时，李志明将《滨海日报》的报道说与她们听，几个女人大吃一惊，嘴张开了半天合不拢，很惊恐的样子。

不久，滨海电视台又对这起事件进行报道：……，经查，泰宁市某小学女教师张晓晶，由于仇恨未婚夫在滨海出轨，雇凶杀情敌，却张冠李戴把清洁工万云容错当成了复仇对象。该案正在滨海中院审理之中，后续情况将跟踪报道。

王芳平时不怎么看电视新闻，那天碰巧看到这则报道，知道这件事情缘起男人出轨，不禁发出感慨，唉，可怜的女人、负心的男人啊。

女人们在一起时，总是会谈到男人，大部分与自己的老公有关。当然，男人也一样，也总是谈论女人，但很少涉及自己的老婆。在沙巴旅行时，姐妹们谈到男人的花心。

钟姐说：“出国前我们单位的几个朋友小聚，餐桌上桃色新闻不断，其中有公司副总与财务经理的暧昧，还有已退休的张处，在职时有党纪国法管着，不敢胡搞，退休了就疯狂补课，还他妈老当益壮，三天两头找一次鸡婆，气得老伴儿犯了心脏病。嘁，男人，真不是东西！”

刘姐说：“现在很多小妖精都不要脸，专门勾引中年事业有成的男人，梦想下山摘桃子，坐享其成，你说，俺能没危机感？”

王芳在想，自己的志明正四十郎当岁，年富力强，他单位有那

么多女书记员，特别是女律师，有的还颇有几分姿色。但这么多年从没蓄丝新闻，不免有些暗自得意。

见王芳得意的样子，小梦开玩笑说：“像志明这样的男人，那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真的老实，属于柳下惠坐怀不乱型，要么就是‘余则成’，潜伏太深。哈哈哈。”

王芳当时心里就一紧。如果倒退十年，王芳还是蛮自信的，那时年轻漂亮，性感可人，魅力指数高。但现在可不同了，同样四十岁，志明除了有点儿小肚腩，其他部位还跟小伙儿一样，自己却已开始迅猛地向黄脸婆堕落了。

这不，晚饭后，老公懒洋洋躺在沙发里看电视，照常对自己的秋波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走去一看，这家伙原来在看香港电视剧《法网柔情》。剧中，陈秀雯那娘们儿正搔首弄姿，拿腔拿调，还冲屏幕外老公直抛媚眼，老公的眼睛贼亮贼亮的。

王芳有些酸酸的，猜想，这厮肯定喜欢眼大嘴小，还特会卖骚的女人，就忍不住揶揄他几句。

李志明抬起眼皮，瞥了一眼王芳，说了句“神经病”，就不再理睬王芳了。

王芳很郁闷，洗漱完毕，独自上床不一会就睡着了。睡梦中，她看到老公与一个女人走进上岛咖啡，那女人好像很熟悉，但只看到侧面，就在那女人扭头的一瞬间，发现她竟变成了《法网柔情》里的陈秀雯，然后又变成另一个妖艳的女人……。

第二天，王芳又去“筑长城”。在电梯口，遇见了对门的夫妻，一同进电梯后，王芳笑了笑，那男的表情木然，那女的笑着点了点头。王芳忽然想起了昨晚的梦，那女人很像梦中的妖艳女人。

对门的夫妻年龄跟王芳两口子相差不多。男的整天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看起来很老实；女的很精神，就是长得有些妖艳，打扮也很入时，很像那种在单位偷摸儿给领导当小蜜的女人。那夫妻俩经常大吵大闹，分贝还挺高，都能穿透两家的防盗门。这更增加了她对那女人的怀疑。

所幸的是，那女的跟老公不在同一单位。但平时上下班，总有可能在电梯里碰个面，一来二去的，就会不会……。王芳心里有些纠结，在牌桌上心不在焉的，不停地打错牌。

晚上才八点多，王芳就回到家里。

李志明很惊诧，问：“怎么，就结束战斗了？”

王芳撇了撇嘴，说：“不想打了。”

见王芳闷闷不乐的样子，李志明估计她又输了不少银子，便笑着调侃道：“又赢了？”

王芳没有吭声，默默地打开了电视，看《非诚勿扰》，她就喜欢那秃子乐嘉。

晚上睡觉时，王芳说了昨晚的梦，非要李志明坦白交代。

李志明哭笑不得，说：“神经病。”就侧过身，将背对着她。

王芳将李志明扳过来，说：“你说，怎么会做那种梦？！”

“我怎么知道？疑神疑鬼的，不就是个梦嘛。”

“梦也不行！”王芳开始耍横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没有那种思想，怎么会做那种梦？！”

李志明把被子一掀，没好气地说：“我说王大书记，是你做梦，不是我做梦啊。再说，你做那种梦，是说明你思想不健康，按理说，我还得问责你呢。哼，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梦虽是我做的，但内容是你出轨！女人都有第六感，肯定是你有问题！”

李志明又好气又好笑，心想，她大学的逻辑学是怎么过关的？竟然搞起了“自由心证”，还有没有天理？唉，这觉没法睡了，索性起来来到客厅，点上一支烟。

刚才说到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让李志明一下子想起大学时一次刑法课上老师讲到的案例。

刑法学老师说：79《刑法》颁布前，我国没有正式的刑法典，办案只有参考50年代的《刑法草案》。那时候，没有经过任何法律训练的人，照样可以做法官、办大案。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定罪量刑的随意性很大，而且为了争取政治正确，任何罪名之前都得冠以“反革命”三字，如杀人就是反革命杀人罪，强奸就是反革命强奸罪……。有个年轻工人，晚上做梦与车间一名漂亮女工发生了关系，早上醒来很兴奋，到处向厂里人吹嘘，连细节都说得一清二楚。消息很快传到女工那里，那姑娘是个烈性子，羞愤难当，居然上吊自杀了。

出了人命，事情就闹大了。年轻工人很快被保卫科抓了起来。

案子到了法院，怎么定罪又成了问题，有人说该定反革命流氓罪，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那年轻工人只是做梦，并没有真正要流氓，就算说他要流氓，也是口头要流氓。最后，还是法院一把手拍了板：反革命梦奸罪，10年！

咳，老婆也是家里的一把手，“一把手”怎么都是这样的逻辑？李志明顺手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是情感访谈节目。特邀嘉宾正侃侃而谈，她说：女人是感性的动物，感性让女人变得可爱，撒娇、温柔、吃醋……很多女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不知道我们女人是感性的吗？你不知道不要和女人讲道理吗？你不知道我们女人是需要男人哄的吗？”……

原来女人是不讲道理的动物，那就哄哄吧。摁灭烟，回到卧室。

李志明装出一副诚恳的样子，毕恭毕敬的道：“老婆大人，别生气了，俺错了还不行吗？俺不该被你梦见俺跟别的女人搞……”啰嗦一大通，还把当年结婚誓词又背诵一遍，最后连“八荣八耻”都整了出来。

见李志明一本正经的样子，王芳笑骂道：“老实点，别惹出事来啊，否则，一刀剪断你那是非根。”

李志明嘿嘿一笑，说：“嘿嘿，那不是成了‘一剪梅’了？”

“什么意思？”

“太监的呐喊呗！”

王芳想了想，突然扑哧一笑，擂了老公一拳。

李志明拱了拱手，嬉皮笑脸地说：“老婆大人，拜托了，以后多做些美梦，比如我中了亿元大奖什么的，或者你与帅哥共进晚餐什么的，那多好。”

王芳强忍住笑，装作不耐烦的样子，扯起被子：“好啦好啦，困死我了，睡觉！”

次日，王芳打麻将回来，进电梯时，恰巧又碰见邻家女人，依旧花枝招展，芳香袭人。王芳不由得产生一种想揍她一顿的强烈冲动，但还是笑着跟她打了招呼。估计笑得不够自然，否则，那女人的眼神不会那么奇怪。

## “信访”电话

王芳不放心李志明，似乎也有些道理。这年头，容易出轨的不只是动车，还有男人。

李志明记得，老银向他吹过出轨的感受，说太刺激了，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刺激的是心理上的，那种挑战伴侣严密的监控，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简真就是刀尖上的跳舞，恐惧、亢奋、疯狂！

李志明有着标准的国字脸，虽然称不上是美男子，却很有一些俊朗之气，四十出头，正是男人一枝花的时候。但男人要想出轨，还要有一定的实力。现在的女人，真有不少都认同网上流行的那句名言，“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

由此想到王芳的担心，李志明觉得好笑，自己仅仅是年龄上的花朵，事业之花还未含苞，更不用说怒放了。就一个小小法官，有什么资本与其他女人发生故事？根本就不可能惹出事故来。这老婆大人，也真是高看自己了，开“海马”的中年男也能出轨么？

李志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至今差不多二十年的工龄了，在这个副省级城市的法院，还只是个小小的正科级审判员。去年三月份，法院公开选拔审判长，李志明报名参加竞选。三十多个审判长职位，全院有二百多法官参加竞争，选拔程序如电视娱乐节目选秀一般，经过笔试、面试、群众投票、党组票决等多轮程序，不过李志明最终得到了一纸任命书，但有效期只有五年。

审判长并不是什么官，只相当于小组长而已，并且，在三十多个小组长中，他是年龄最大的一个。李志明常常自嘲，与欧美法官相比，四十出头，还算年轻得很，也算是与国际接轨吧。

他在执行局工作已经有六个年头了，总的感觉就是案件越来越多、执行越来越难，心情也越来越郁闷。

早上刚到办公室，还没开门，就听见里面的办公电话响个不停。李志明赶快进门看了下来电显示，又是那个讨厌的6637号码，烦！

他知道，这电话是杨丽虹打来的，而且在短短的几分钟内，连续拨打十几次。他暗忖，这个偏执狂的娘们，难怪不讨男人喜欢，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娘的，你就继续打吧，老子不接，就是不接，比你更偏执！

“6637”是内线分机号码，座机设在一楼的信访室，方便信访人使用的，算是法院的便民措施。类似这样的便民措施，还有N条，在法院工作报告中占据了不小篇幅，在每年的“两会”上，受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高度评价，说真正落实了司法为民。

提到杨丽虹，李志明就会下意识地想到电影《功夫》里的包租婆。其实，两个女人在形象上有很大差异，包租婆一头乱蓬蓬的卷发，靸着两只拖鞋，是不修边幅类；而杨丽虹却很注重自己的形象，头发油亮，嘴唇猩红，似乎随时准备登台表演的样子，是自恋狂型。要说共同点的话，可能都有狮吼功夫吧。

李志明很欣赏包租婆的狮吼功，张嘴一吼，恶人立刻死翘翘，过瘾得很。但从杨丽虹嘴里吼出来，却是泼妇骂街，实在讨厌得很。更让人看着不舒服的，是她的纹眉，那是九十年代初的时尚痕迹，现在看来，却像两条黑麻麻的虫子，爬在她布满细密皱纹的额头上。

手上的烟已燃了大半截，烟灰长长的，他朝烟盅下意识地弹了弹，烟灰却全落在盅外。望着桌上散乱的烟灰，心情，如这烟灰的颜色，灰暗灰暗的。

电话仍在“嘟嘟”响个不停。“他妈的，你还有完没完？”他在心里骂道，右手一使劲，“嘭”的一声，拳头狠狠砸在了桌面上。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急匆匆正要进门，听到“嘭”的一响，吓了一跳，立马刹住脚步，见李志明眉头紧锁的样子，有些进退两难，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进来了，轻轻叫了一声“李哥”。

李志明见是书记员司马涛，绷紧的脸松弛了些，问：“有事？”

司马涛摸了下后脑勺，犹犹豫豫地说：“李，李哥，刚才楼下信访室来电话，说杨丽虹又来信访了，说找不到局领导，也找不到你，在下面大吵大闹的。信访室李大姐找到我，你看……？”

李志明下巴朝电话一扬，没好气地说：“刚才下面打来了十几个电话，我知道就是她，没鸟它。这几天，天天来骚扰，她就是个疯子！你告诉她，说我不在。”

司马涛也见过杨丽虹，那女人四十五六岁，薄薄的嘴唇，确实

有些神经质，经常是连吼带叫，语速如机关枪一般，噼里啪啦的，都不带标点符号，很难缠。见师傅发了话，一边点头“好的，好的”，一边嘿嘿地笑着离开房间。

杨丽虹是老上访户，李志明陪局长接访过她，了解到她的故事。见她第一印象，半老徐娘、风韵犹存，当年似有点姿色。

二十年前的杨丽虹确实青春靓丽。九十年代初，她从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分配来滨海市泥岗区文化馆。那时，文化馆还没有艺术专科的学生，都是些业余的二把刀。杨丽虹不仅仅是大专生，关键是青春靓丽，她的到来，引起不少老男人雄性的骚动，特别是副馆长马有德，对她呵护备至，先是笑眯眯地喊着小杨，后来肉麻麻地叫着丽虹。不久，副馆长就成为她的情夫。后来，杨丽虹以怀孕相逼，副馆长无奈与老妻离婚，由情夫变成了丈夫。

历史往往是惊人的相似，副馆长成为馆长后，杨丽虹到了“豆腐渣”的年龄，她的角色被另一个女大学生取代。这种爱恨情仇的哀怨剧，在滨海这样前卫、开放的城市，已稀松平常，连法院的清洁工阿姨也见怪不怪了。

杨丽虹与马有德“爱情”的结局，并没有落入“大团圆”的俗套。前年，泥岗区法院判决马有德与杨丽虹两人离婚：动产大部分归杨丽虹，女儿跟其生活；两套房产一人一套。判决生效后，杨丽虹霸住判决给前夫的房产，阻扰泥岗区法院强制执行，并多次来中院上访，称“判决错误、执行违法”，要求中院“依法”纠正。

局领导交办李志明答复处理。李志明审查后，认为区院的执行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杨丽虹的信访理由根本不能成立。答复后，杨丽虹开始了无休止的纠缠，几乎每天接到她辱骂的电话。有一天早上，李志明来上班，远远看到杨丽虹，心里一紧，赶紧转身，绕道从后门进来。同事告诉他，杨丽虹在法院门口举着白底黑字的条幅，上书“官官相护，还我公正”。并且，杨丽虹多次在两级法院作跳楼状，扬言自杀，令两级法院头痛不已。

这天杨丽虹上午九点就来到法院，在信访室，她先拨了崔局长的电话，但一直是占线状态，于是拨打李志明的电话，也无人接听，便不停地拨，差不多拨了二十多分钟，始终无人接听。

“为什么不接电话！不接电话！”杨丽虹一边气急败坏地摔打电话，一边声嘶力竭地尖叫：“他妈的什么狗屁便民！便在哪里？我要

见院长，要见院长！要死人啦！死人啦……。”

杨丽虹像一头发狂的母狮。信访专员李大姐头皮发麻，又不停地拨打司马涛的电话，边拨边自语“怎么还不下来，怎么还……”

大厅内人来人往，偶尔有人漠然地瞥了她一眼。窗口内的工作人员没人抬头关注她，这种闹访的几乎天天有，见多不怪。

她狂吼一阵，见没人理，便恨恨地瞪着旁边的保安，胸口剧烈起伏。保安也知道这个女人的厉害，所以并不与她对视，只是用余光冷冷地监视着，生怕她惹出事端来。

遇到这种女人，谁都害怕。所以，这个电话，李志明不敢接，也不能接。曾经有来滨海的老乡羡慕地说，法官权力大、地位高，职业神圣，特别是在这个经济发达的城市，更是一份体面的职业。但外人只见到法官穿法袍、敲法槌，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清楚。

桌上的电话铃声像催命似的，李志明很烦躁，又点上烟，呆呆地望着弥漫在眼前的烟雾，思绪一下子飘到来滨海之前的那些岁月。

九十年代初，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内地法院，最初几年感觉很充实，工作也舒心。特别是在基层法院锻炼的时候，在乡下法庭，天天和农民打交道。那时候，和老百姓、村干部之间的关系，真的可以说是鱼水的关系。尽管工作辛苦，但对当时的工资收入还算满意，常规工资再加上下乡补贴，生活也没觉得窘迫。

当时有个离婚案件，为了调解，先去男方家里，然后又去女方家里，三更半夜骑着自行车，两个村子之间来回跑，晚上回到家里，都已经 12: 00 点了。工作虽然辛苦，但很享受那时老百姓对法官的信任，他们都很愿意服从法院的调解和判决。

李志明叹了一口气，心想，现在的人动不动就信访、上访，到底是他们的法律意识强了，还是法官自己变弱了？

有时候他多想逃离这个喧嚣的城市，回到儿时的乡村。小时候向往城市，有汽车、有高楼，灯红酒绿，现在却向往乡村，有青山、有绿水，最舒心的是，远离人世纷争，无忧无虑啊。

他曾经跟王芳说过，退休后回老家养老，王芳讥笑他，说他一介 P 民，还模仿什么陶渊明“归隐田园”，酸不酸？如果说现在就要提前回乡，王芳肯定说他发神经。

这几天，他确实神经衰弱，儿子李童上学的大事尚未落实，上班又这么闹心，公事私事，烦上加烦呐。